



电影文学剧本

春 苗

上海人民出版社

.7

电影文学剧本

春 苗

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体创作

赵志强 杨时文 曹 雷 执笔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插页 2 字数 56,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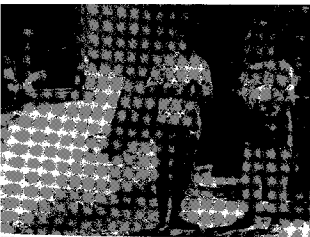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0171·559 定价: 0.22元

人 物

- 田春苗——湖滨大队赤脚医生
水昌伯——老贫农
方 明——朝阳公社卫生院医生
李阿强——朝阳公社湖滨大队党支部书记
莲 莲——水昌伯的女儿
阿方嫂——社员
春苗娘——田春苗的母亲
阿 婆——阿方嫂的婆婆
土 根——西湾大队赤脚医生
大 军——民兵排长
小 龙——阿方嫂的儿子
赵才生——社员，中农
唐大姐——朝阳公社卫生院中年护士
杜文杰——朝阳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卫生院院长
贾月仙——社员，钱济仁远房表嫂
钱济仁——朝阳公社卫生院医生



霜滨大队赤脚医生——田谷黄



春苗与巫婆斗争：「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堵谁的道！」她狠狠地撕下贾月仙门口写着「匪」字的小黄旗。



对于修正主义路线的种种打击，春苗毫不屈服。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阿强也勉励她说：「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



春苗气愤地对杜文杰、俄济仁说：「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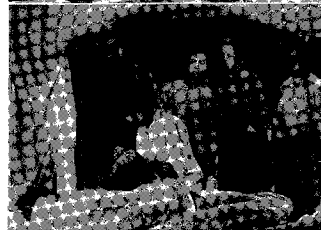
本昌伯和阿强亲手做了水药箱送给春苗，表达了贫下中农对赤脚医生的期望。



春苗将穿贾月仙用小孩打骗钱害人的罪恶勾当。



春苗大胆实践，用银针和草药把小尤从病虎中抢救过来。





春苗聚精会神地学习「十六条」，得到了启发和鼓舞。



春苗和卫生院的革命医务工作者一起，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向杜文杰展开说理斗争。



(四照由上海电影发行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
春苗：「水昌伯，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这碗药拿回来了！喝吧，喝下去，你的病会好透的！」

第一章

一

江南水乡，风光绮丽的朝阳湖。

一九六五年，双抢大忙季节。朝阳公社湖滨大队的社员们正在田头劳动。

映着蓝天白云的秧田里，翠绿的秧苗，微风拂动。秧苗上的水珠在阳光下晶莹闪亮。一队妇女在撒着化肥。

远处传来一个孩子的喊声：“春苗阿姨！”

一个撒着化肥的姑娘——春苗，她抬起头来，抹去满脸汗珠，看见小龙从田埂上跑来，忙从秧田里拔起泥腿，迎了上去。

小龙走近春苗：“春苗阿姨！”

“噢！”春苗答应着，蹲下问，“怎么了？”

小龙焦急地：“我妈妈找你！”

阿方嫂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匆匆走出家门，她的婆婆在后面紧跟着。

阿婆着急地对阿方嫂：“……找春苗？她又不会看病，我

说还是叫贾月仙再看看。”

阿方嫂：“还找贾月仙哪？小妹的病全是她给耽误的。”

阿婆无奈地：“可春苗是妇女队长，她又不是医生。”

阿方嫂心焦地：“让她帮着拿个主意啊！”说完，她抱着小妹急急走了。

阿婆担心地望着阿方嫂远去的身影。

贾月仙家门口。

一面褪了色的小黄旗在随风抖动，小黄旗上用黑墨写着一个“医”字，洗淡了的“妙手回春”四个字隐约可见。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莲莲敲着窗樯，喊着：“贾月仙，下田干活去！”

室内，贾月仙正在跟一个来看病的人算钱，边对莲莲回嘴：“我下田？那谁来看病？多管闲事！去去去——”

莲莲：“看病？骗钱！”

贾月仙梗着脖子：“骗钱？嗨嗨，看病收礼，名正言顺。”

莲莲不退让地：“你怎么又忘了，春苗姐和大伙儿是怎么教育你的？”

贾月仙走向窗口：“嘿，卫生院都说我合条文，就是田春苗来，也管不着！”说着，把一扇窗关上。

突然在莲莲的身后，响起了春苗的声音：“就要管！”

贾月仙吃惊地抬头，窗户被推开了，春苗站在窗前。

春苗斩钉截铁地：“谁走资本主义路，就堵谁的道！”

“春苗！春苗！”这时，阿方嫂抱着小妹，一路唤着跑来。

春苗忙迎上去。

阿方嫂抱着啼哭的小妹：“小妹烧得不行啊！”

春苗忙将脸贴在小妹的脸上。

阿方嫂：“都是我娘相信贾月仙，给小妹吃了象香灰一样的不知什么东西……”

春苗又惊又气，她一眼看到贾月仙门口飘着的小黄旗，气愤地跑过去一把扯了下来。

“骗人的巫医！”春苗狠狠地折断了旗杆，把旗扔在地上，转身抱过阿方嫂手中的小妹，“走！”

贾月仙望着她们远去，不服地拾起小黄旗……

二

春苗家门口。小河边。

一只小船停在水桥头。阿方嫂上了船，春苗把小妹交给了她，转身往家里奔去。

春苗娘解了围裙，盖在小妹身上，也匆匆跑进屋。

春苗跑进小天井，解开橹绳，扛起船橹。

老贫农水昌伯随春苗娘一同跑来：“春苗，春苗，我送你们去！”

春苗：“水昌伯，你的腰不好，我去吧！”

水昌伯：“我行啊！”

春苗不让：“我去！”她到门口，又回头：“娘，快去告诉阿强叔。”

春苗急急扛着橹走了，水昌伯着急地追着：“哎……”

春苗娘劝说地：“老水昌！”

水昌伯不顾春苗娘劝阻，奔向门口河岸边。可是，春苗摇着小船已经离岸远去……

朝阳湖面，浪花飞溅。

急速摇动的橹。

春苗在摇船。

小妹嘶哑地哭叫着。

春苗奋力摇船的特写，她额上沁出了汗珠。

阿方嫂焦急地望着前方。

小船在辽阔的朝阳湖上飞速行驶……

朝阳镇上。

春苗把船链拴在桥边石阶上，转身接过小妹，急急上岸，阿方嫂紧跟着。两人快步走上大桥。

大桥上。春苗和阿方嫂快步穿过支援农忙的学生队伍，擦过迎面来的支农货郎担，直奔卫生院而去。

春苗、阿方嫂急急走进挂有“朝阳人民公社卫生院”牌子的
的大门……

三

中年护士唐大姐领着春苗、阿方嫂走进急诊室。

唐大姐向里屋喊了一声：“钱医生！”

钱济仁医生正在一只装着小白鼠的笼子边，观察着小白鼠贪婪地吃食，他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嗯。”

唐大姐：“有急诊！”

钱济仁慢条斯理地翻着一本《养身疗法浅谈》。

春苗抱着小妹：“医生，你快给看看吧！”

钱济仁漫不经心地：“等一等！”

春苗见他这种态度，又急又恼，追出门去喊着：“医生，孩子烧得厉害呀！”

钱济仁满不在乎地：“等一等！”说着走了。

卫生院办公室内。墙上挂满了锦旗、奖状。

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精装本《养身疗法集成》，边上还有一只装着贵重药品的盒子。

卫生院院长杜文杰在接电话：“哎，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就送来，好……”

钱济仁推门进来。

杜文杰放下电话：“老钱哪，刚才梁局长来电话，要我们把“养身疗法”的总结立即送去！”

“我已经准备好了。”钱济仁说着忙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交给杜文杰。杜文杰接过，满意地：“好！”随即拿过桌上的药品盒：“顺便把这些东西带给梁局长，还有……”他又拿出一盒人参、鹿茸之类的补品：“他最近身体不好……”

钱济仁拿起补品盒，会意地看了杜文杰一眼。

急诊室内。

春苗站在门口，焦急地望望门外，又看看屋里。

阿方嫂拍哄着小妹，焦急地来回走着。

小妹无力地抽搐着，微弱的哭声。

春苗心焦如焚，她看看小妹，又抬头看看挂钟。

钟摆不停地摆动着，时针指着十一点一刻。

春苗决然跑出急诊室。

办公室的门被冲开，春苗进门走向钱济仁：“医生，快去看看孩子吧！”

钱济仁和杜文杰回头，不耐烦地望着春苗。

电话铃响，杜文杰拿起话筒：“喂……”

话筒中传来急切的声音：“我是湖滨大队党支部……”

湖滨大队办公室里，透过窗口，可以看到田野里挑稻的人群，川流不息。

支部书记李阿强正对着电话话筒：“我是李阿强啊，我们大队有个小孩生了急病，现在已经送来了，请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抢救……”

卫生院办公室内。

杜文杰放下电话，对春苗：“你是湖滨大队的？”

春苗点头：“嗯！”

杜文杰对钱济仁：“那先去给她看看吧！”

钱济仁收起《养身疗法集成》，无奈地慢步走出。

急诊室里。

小妹已奄奄一息，阿方嫂抱着她，心如刀绞。

钱济仁戴着大口罩，不紧不慢地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先

是笃悠悠地上表弦，又令人厌恶地理了理头发，然后才开始给小妹诊断。

春苗关切地注视着。

阿方嫂紧张地望着钱济仁。

钱济仁：“怎么不早送来呀？”

春苗：“已经等了好长时间啦！”

钱济仁语塞，提起笔在病历卡上写着。

春苗急切地注视着钱济仁的笔。

钱济仁把病历卡往春苗面前一丢，起身走了。

春苗接过病历卡看着，吃惊地：“送县医院？”

阿方嫂把小妹交给春苗，急追向钱济仁：“医生，医生！……医生，孩子小，拖不起啊！”

钱济仁不耐烦地：“我们这儿没有药，还是送县医院去吧！”说完甩手而去。

阿方嫂失神地站着。忽然传来春苗急促的呼叫：“小妹！”

阿方嫂惊回头。

春苗满眼泪水，痛呼：“小妹！小妹！”

阿方嫂奔进急诊室，与春苗一起摇着小妹：“小妹！”

“小妹呀！”阿方嫂凄厉地失声痛哭，盖着小妹的围裙落在地上……

四

湖滨大队村头。

春苗手里紧紧地捏着盖小妹的围裙。阿方嫂呆呆地坐在

竹椅上。小龙倚在阿方嫂身边，他懂事地将一块手帕递给妈妈。阿方嫂紧紧地把小龙抱在怀里。阿婆在他们的身后低声哭泣，春苗娘、阿奶等在一旁劝慰。水昌伯、大军等社员群众在一边气愤地议论着。

春苗眼含泪水，激愤的神色。

水昌伯怒不可遏地：“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咱们贫下中农的孩子？”

群众议论声：“卫生院这个医生，是什么态度！”

“就是吆！”

“我们到公社告他去！”

“他们心里还有没有我们贫下中农？”

人群中突然传来：“阿强回来了！”

阿强急匆匆地从竹林的另一头走来，他走过议论的人群，激动地走近阿方嫂。

春苗激情地迎上前去，迸发地：“阿强叔！”

阿强沉重地点点头。

春苗：“贾月仙骗钱害人，卫生院的医生见死不救，阿强叔！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阿强激动地扶着春苗的肩，又深情地看看周围的社员，然后亲切地对春苗说：“春苗，你知道吗？毛主席发号召啦！”

春苗激动的脸。

阿方嫂等转身注意地听着。

水昌伯、大军注意地听着。

阿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春苗激动地听着，抬头凝思，向往着。

蓝天，白云，翠绿的竹林。

阿强站在人群中，振奋地：“毛主席发号召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众议论。

阿强：“同志们，公社党委让我们大队推选一个人去卫生院学医。我们党支部研究了，让春苗去！”

春苗激动而兴奋的神色。

社员们一个个热情、兴奋、欢乐的脸，围住春苗。

春苗激动的脸，千言万语不知向社员们说什么好，她深情地望着阿方嫂，春苗和阿方嫂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五

夜晚。春苗家。

春苗一针针地缝着一条腰带。

春苗娘在一边整理行装，她疼爱地看看女儿：“明天就要到卫生院学习，早点睡吧！”

春苗答应着，继续埋头不停地缝着……

清晨。

莲莲穿过竹林，跑到春苗家门口，高兴地喊着：“春苗姐！春苗姐！”她见没人，探头朝屋里张望。

春苗娘走出：“莲莲！”

莲莲进来：“大妈，春苗姐今天不是到卫生院去学习吗？”

春苗娘：“啊。”

莲莲：“人呢？”

春苗娘：“你没碰上？”

莲莲：“没有。”

春苗娘：“昨天晚上，她赶着缝了条腰带，给你爹送去了。”

“噢！”莲莲答应着，眼光落在桌上春苗要带走的物件上，茶缸、皂盒边放着一叠书，最上面一本是《纪念白求恩》……

水昌伯家门口。

春苗四处看看无人，便将手中的腰带放在小石桌上，转身走了。

水昌伯扛着几根竹子从院子里走出，发现石桌上的腰带，忙拿起，珍惜地看了看，当他抬头看到春苗远去的背影，禁不住双眼湿润起来。

阿方嫂家。

春苗在小龙床前举着一本连环画——《白求恩的故事》。小龙雀跃着从床上跳起，抢过连环画，忙不迭地翻看起来。

阿方嫂拿来一包点心交给春苗：“春苗，带着路上吃。早学好了，早回来呀！”

春苗点头。

莲莲跑来，在窗外喊着：“春苗姐！”

春苗迎出门外。

莲莲朝外招呼着：“哎，春苗姐在这儿哪，快来呀！”

一群年轻人拥上来，七嘴八舌地：“队长，你就放心去吧！”

“我们妇女队的生产，保证样样不落后！”

莲莲：“春苗姐，你可加把劲学啊！”

青年社员大军说：“我们以后看病啊，就找春苗啦！”

大家欢快地笑着。

大军对大伙儿：“走，送春苗去。”

众附和着。

春苗忙阻拦：“生产挺忙的，大家别送了。”

“春苗阿姨！”两个孩子叫着跑来。

“春苗！春苗！”老阿奶颤巍巍地走来。

春苗迎上前，大声地：“阿奶！”

阿奶拉着春苗的手，望着她：“孩子，我们盼着你呐！”

春苗凑在老阿奶耳边，大声地：“阿奶，明天起莲莲给您挑水。”

莲莲稚气未脱，大声地：“阿奶！”

阿奶笑眯着眼，连连点头。

村路上。

阿婆和中年女社员边走边在议论着春苗学医的事。

阿婆：“春苗好是好，可就是一脚牛屎一脚泥的，能行？”

中年女社员：“能行，自己的医生，就得挑实心实意为社员着想的人……”

中年社员赵才生坐在家门口补渔网。贾月仙端个饭碗走来。

贾月仙满腹牢骚地对赵才生：“告诉你吧，卫生院点着名要我去学，大队硬把田春苗给塞上。大跃进的时候，不也搞过

吗？可后来呢……哼，卫生院会收这号人？”

赵才生随声附和：“说的是呢，木匠要巧，郎中要老！”

贾月仙撇着嘴：“赤脚人还想当医生，哼！”

村口竹林边的路上。

阿强和春苗娘送着春苗。

阿强语重心长地：“赤脚人去学医，要为赤脚人争气啊！有多少双眼睛在看你啊！”

春苗娘：“要挑这副千家担，她肩上还得磨掉几层皮哪！”

春苗挑着简单的行装和阿强、春苗娘走进茂密的竹林时，阿强意味深长地：“春苗，你看这一片新竹，当初，笋尖往外冒的时候，绷硬的土上还压着一堆乱石头，别看它那时候又细又嫩，可硬是把土给顶破了，把大石头给掀翻了，长得挺挺拔拔的……”

春苗若有所思地望着青翠的竹林。

阿强：“春苗，在你面前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你就大胆地干吧！”

春苗会心地点头。

阳光照耀着生机勃勃的竹林，竹梢在微风中摇曳着……

六

卫生院办公室的里间。

杜文杰边洗着手，边对坐在一旁的钱济仁：“分配个大学生来，说明上级对我们的重视啊！”

“是啊！”钱济仁附和着。

春苗挑着行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同志，杜院长在吗？”

杜文杰：“啊，我就是啊！”

春苗放下担子，拿出介绍信交给杜文杰：“我是湖滨大队来学习的。”

杜文杰接过介绍信，比较热情地：“好！好！……嘿，你一个人来的？”

钱济仁走过春苗面前，春苗注意地望着他。

钱济仁有点不安地睨了春苗一眼。

杜文杰看着介绍信，只听门外勤工喊着：“杜院长，新分配来的医生到了！”他忙对春苗：“哦！你先等一等。”又回头招呼着：“老钱！”匆匆迎出。

钱济仁也随杜文杰出去。

剩下春苗一人在办公室里，她不知什么事，目送杜、钱二人出去，到门口看了看，放下书包，环顾室内。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春苗见无人来接，便拿起话筒：“喂……”

电话中急切的声音：“喂，卫生院吗？”

春苗：“啊！”

电话中的声音：“我是西湾大队……”

春苗：“嗯……”

门外传来杜文杰的声音：“欢迎，欢迎啊！”

杜文杰拎着个网袋走来，招呼着门外：“嘿嘿，这里，这里……”

门口出现了一个学生打扮的青年人，他叫方明。他兴奋地

打量着这个新到的地方。

钱济仁拎着包跟进来。

杜文杰热情地：“方明同志，欢迎你分配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呀！”

方明谦虚地：“希望你们多帮助！”

杜文杰：“哪里，哪里，坐吧，坐吧！”

春苗还在听电话。

电话中的声音：“病人很危急……”

春苗焦急地答应着：“噢，噢……”她望望杜文杰。

杜文杰根本没顾得电话，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方明边上。

钱济仁递过一杯水给方明，殷勤地：“请喝水！”

杜文杰向方明介绍：“这是钱济仁医生，我们院的医疗组长！”

方明：“钱医生！”

钱济仁十分客气地：“欢迎你来呀！”

电话中的声音：“请你们快派医生来抢救！”

春苗对话筒：“嗯，你先等一下！”她把话筒放在桌上，走向杜文杰。

杜文杰还在对方明得意地介绍着：“别看我们这个单位小，还要搞尖端呢！……”

春苗打断他：“西湾大队来电话，有重病人，要医生马上去。”

杜文杰不经心地：“就叫他们送来吧！”又转对方明：“省里对我们也很支持，你来了，正好加强力量……”

方明：“哪里！”

春苗不安地看看话筒，话筒里传来急切的呼叫：“喂，喂，医生，医生！”

春苗焦急地对杜文杰：“病人很危险哪！”

方明注意地看着春苗。

钱济仁不耐烦地：“医生没空！”

杜文杰耐着性子对春苗解释：“医生忙就不出诊，这是医院的制度！”

春苗还想说什么，杜文杰制止了她，示意钱济仁去接电话。

钱济仁拿起话筒：“喂，……派个医生？哎呀，二十多里水路，哪儿这么方便呢？”说完就要挂断电话。

春苗急上去拦着钱济仁：“我……我来摇船！”

杜文杰没料到，怔住。

钱济仁冷笑着：“那，谁去看病呢？”

春苗看看钱济仁、杜文杰，又怀着期待的目光望着方明。

方明受到触动，试探地：“那，我去行吗？”

春苗高兴地：“那好！”急忙对话筒：“喂，医生马上就来！”说完，挂上了电话。

杜文杰极其意外地：“那怎么行呢？人家刚来嘛！”

钱济仁：“是啊，人生地不熟的……”

春苗已经走到门口，回头：“我带路！”

方明望望杜文杰，想征得他的同意。

杜文杰不知所措。

春苗对方明鼓励地：“走！”

方明决然跟着春苗跑出。

钱济仁追至门口：“哎，哎……”回头对杜文杰：“你看这……”

杜文杰：“好了，好了，让他们去吧！”

钱济仁在室内恨恨不已。

七

山村。树木葱郁，泉水潺潺。

一座小屋座落在林边溪旁。

方明和春苗从屋内走出来。方明摘下颈上挂着的听诊器，春苗把一只皮药箱捧出放在屋门外小桌上，经过了一场紧张的战斗，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年青的山区小伙子土根端了两碗茶水，送到方明、春苗手里，感激地：“医生，真不知怎么谢你们才好！多亏你们及时赶来了，我娘才……”

屋里传来一个妇女无力的唤声：“土根……”

土根急进屋。

方明对春苗：“象这样的急性肺炎，要是再晚来一步，那就危险了！”

春苗注意地：“噢！”

方明大口喝了用竹筒接通的泉水，看见溪流，欣喜地跳下溪边洗脸。

一个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拎着一篮草药，喊着跑来：“哥哥！哥哥！草药要来了！”

春苗一听，忙接过篮子细看。

土根出来。春苗拿起篮里的草药问：“你这儿也有这种草？”

土根：“怕你们不来，向上面一个叫老石爷爷的要了这些退热的草药。”

春苗惊喜地忙将草药放入嘴里辨味：“这草能退热？”

土根点头：“嗯！”

方明洗完脸上来：“春苗，我们赶回去吧！”

土根的弟弟把草药拿了回去。土根爽朗地：“走，我送你们去！”

朝阳湖上。

土根摇着小船送方明、春苗回卫生院。

方明坐在船头向远处眺望，深有所感地：“你们这儿就是看病太不方便啦！”

土根：“比起解放前，已经好多了！听我娘说，那时候，这儿的人连医生都没见过……”

春苗一面帮着土根摇橹，一面说：“是啊，我们湖滨也是一样……解放前，水灾年年闹，瘟疫一年两三遭。有一回，村里发了病，一下子死了好多人，都来不及埋……可有谁见过医生的面？有谁吃过一片药？”春苗越说越激愤：“那年月，医生是要大轿抬，药是要金银换的呀！我们贫下中农盼望自己的医生，盼了多少年，望了多少代啦！”

方明听着，深为感动。

波光粼粼的湖水。

八

卫生院庭院。方明、春苗赶回来时，已近傍晚。

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正在乘凉休息。

杜文杰对方明：“你就住那屋！”

唐大姐在一边对春苗：“春苗同志，你的行李放在那儿了。”

春苗答应着向楼梯走去，见到杜文杰：“杜院长！”

杜文杰：“嗯，好。你的工作，我已经和钱医生说过了，由他来安排。”

在庭院里吃着西瓜、观着棋的钱济仁淡淡地点头。

卫生院后院。

一盆盆堆得高高的被单。春苗用力洗着，她不断地擦着汗……

一大堆药瓶。春苗认真地一只只冲洗……

春苗在扫楼梯，见一位老年病人走来，忙上去搀扶……

工作间。

春苗捧着一叠洗净的被单走进来，见唐大姐正在洗针管准备消毒，她放下被单，欲上前帮忙：“唐大姐，你教我打针吧！”

唐大姐为难地：“你别动！”

春苗不解地停住手。

唐大姐：“钱医生说，你是来干杂务的，不能拿针头。”

春苗疑惑地：“不能拿针头？”

唐大姐悄声地：“晚上到你宿舍里来，我教你。”

春苗的临时宿舍里。

唐大姐和小护士在教春苗量血压……

门诊间。

春苗在自己的手腕上扎针，方明在一边指导着。

钱济仁从门外走过，不阴不阳地：“田春苗，去把‘养身疗法’实验室打扫一下。”

春苗捻着手腕上的银针，边回答：“扫过了。”

钱济仁：“病房床单该换了。”

春苗：“早晨刚换好！”

钱济仁憋着气，一眼看见走廊拐角炉子上的水壶在冒气：“那，那水开了，去冲一冲！”

方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用手势止住欲站起身的春苗，走至门外走廊，提起水壶冲水，边对钱济仁：“你的手不是也空着吗？”

钱济仁无言以答，悻悻而去。

方明回到门诊间内，对着春苗同情地：“你这样学医，可真难哪！”

春苗更认真地捻着扎在手腕上的银针，坚定地：“再难，也要学，贫下中农盼着呐！”

九

翌日。病房里。春苗跟着方明查病房。方明为一病孩听诊后，将听诊器递给春苗，春苗细心地给病孩听诊，听完，回头对方明：“这不是肺炎，象是支气管炎。”

方明惊喜地看了春苗一眼：“你能区别这两种病，进步很快啊！”

春苗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方明：“你看，是不是用这两种药？”

方明看着本子，鼓励地笑着点头。

卫生院后院。

春苗正在放自来水，她抬头看到在“养身疗法”实验室门口，钱济仁正把一包药交给贾月仙。

贾月仙把药塞进藤包，感激涕零地：“多亏得卫生院里有你呀，大兄弟！”

春苗走来责问：“钱医生，这卫生院的药，你怎么能随便……”

钱济仁不屑地：“这碍你什么事了！”

春苗尖锐地：“怪不得贫下中农来看病，你们说没药，原来……”

贾月仙气势汹汹地冲上前，正要说什么，被钱济仁拦住。

钱济仁：“贾月仙行医，是杜院长批准的。”

春苗想了一下，转身就走。

贾月仙望着春苗背影，不服地：“哼，她倒管得宽！”

钱济仁有些心虚，对贾月仙示意，两人走向卫生院后门，见四周没人，钱济仁：“我的二表嫂，这些洋药，你也得学着点，要不，让田春苗得了势，我们脚下这块地盘，都要让人占去了，你呀，就得下田劳动去。”

贾月仙撇着嘴：“我就不信田春苗这个泥腿子还真能闹得成气候！”

钱济仁：“别小看这些泥腿子，土改的时候，我爹不是死在他们……”

贾月仙：“啊呀，你现在是个穿白大褂的洋医生，还怕她？”

钱济仁不耐烦地打断她：“好，好，去吧！”

贾月仙挟着藤包溜出后门。

钱济仁望着贾月仙走远，自语：“真没见识！”

楼梯上。

春苗拎着铅桶、拖把从楼上下来，迎面碰上正上楼的杜文杰，忙拦着：“杜院长，钱医生给我们村贾月仙药，你知道吗？”

杜文杰：“哦，象贾月仙这样家传，有点医道的，还是要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嘛！”

春苗：“什么？一技之长？”

杜文杰：“她行医是符合县里条文的。”

春苗：“符合县里的条文？……”

杜文杰规劝地：“是啊，你刚来，有些事情还不了解。听说你工作很不错，劳动也积极，这很好嘛！不过，钱医生是医疗组长，你对他可要多尊重！”

春苗不满地拎起铅桶下楼，抬头望见从后门口进来的钱济仁。

钱济仁冷眼看着春苗走下楼，然后急忙追上走进办公室的杜文杰，谄媚地：“杜院长，县里都传开了，说梁局长他们指名要调你到县中心医院去工作！”

杜文杰喜悦在心，装作不在乎地：“唉，你就不要外传了，我们这红旗单位，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呢！”

钱济仁：“这是杜院长领导有方啊！”

杜文杰：“老钱哪，田春苗对你有些意见，她是贫下中农，又是公社党委派来学习的，还是要注意关系呀！”

钱济仁望望杜文杰，不语。

十

几天以后。

卫生院后院。

春苗晾着一床床洗净了的被单。

莲莲叫着跑来：“春苗姐！春苗姐！”

春苗高兴地：“莲莲，你怎么来了？”

莲莲连珠炮似地：“我爹为了抢救队里的一船稻谷，腰病又犯了。”

春苗一听，拉着莲莲就往前院跑去。

门诊间。

水昌伯痛得坐不住。

钱济仁站在老远，老爷般用手指比划着，水昌伯艰难地用手把衣服撩起。

钱济仁粗暴地用手敲了两下水昌伯的腰，引起了水昌伯剧痛。

钱济仁不在意地：“你这是老腰病了，没有什么要紧的，回去以后呀！一是营养，二是卧床……”

水昌伯：“啊，卧床？你……你……”

钱济仁：“就是吃吃睡睡！”

水昌：“哎，医生，大家都在鼓足干劲学大寨，我这条船可不能搁浅呐！”

钱济仁：“新社会了嘛，该享享福啦！”

水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我怎么能躺在好日子上睡大觉呢？”

春苗和莲莲急跑进来。

春苗关切地望着痛得满头是水汗的水昌，心痛地解下围裙给他擦着汗：“水昌伯，疼得厉害？”

钱济仁随手扔过一张开好的方子。

春苗接过方子一看，气愤地对钱济仁：“水昌伯是老腰病了，你就这么治？”

钱济仁：“有什么办法呀？病人腰痛，医生头痛，连外国人都说没有办法治。”说着，拿过一本厚厚的外文书送到春苗面前。

水昌伯见钱济仁如此刁难，气愤地把外文书“啪”地合上。

春苗鄙视地望了钱济仁一眼，对水昌伯：“水昌伯，来！”说着扶起水昌伯朝外走去。

方明宿舍。

春苗递给方明一根银针，方明给水昌伯扎针。

水昌伯感觉着：“好，好，有了，有了！”

方明拔出针，把针交给春苗，示意春苗扎针。

水昌伯鼓励地望望春苗。

春苗蹲在水昌伯身旁，小心地给他扎针。

水昌伯脸上浮现笑容，满意地点着头。

钱济仁在门外张望了一下，转身下楼。

卫生院办公室内。

杜文杰和几个医生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新买来的高级仪器。

杜文杰：“为了把养身疗法的试验推上去，我想办法提前把它搞来了。”

钱济仁匆匆进来：“院长，我们卫生院还有没有院规？我这个医疗组长换人吧！”

杜文杰摸不着头脑：“怎么啦？”

钱济仁：“田春苗居然看起门诊来了。”

杜文杰：“谁同意的？”

钱济仁：“那位方医生！”

杜文杰恼火地：“我去一下，我就来。”

方明宿舍。

方明正在给春苗作辅导。窗外传来杜文杰的喊声：“方医

生！”方明望望窗外，对春苗：“我一会儿就来！”说着下了楼。

春苗往窗外楼下望着。

水昌伯满意地看着春苗：“好，春苗！大伙儿都盼着你早成材呀！”

春苗沉重地：“水昌伯，这儿不是我们学医的地方！”

水昌伯听出春苗话中有因：“怎么？”

楼下传来杜文杰的声音：“方医生，你怎么让田春苗扎针呀？”

方明的声音：“我们应该让春苗多学一点！”

春苗跑向门外，水昌伯也由莲莲扶着走出宿舍。他们在楼上走廊往庭院里张望着，只见方明和杜文杰在楼梯口争辩，钱济仁站在一边，周围已围了一堆人。

杜文杰训斥方明：“出了事故怎么办？你太轻率了，人命关天的事，怎么好乱来？”

方明：“杜院长，田春苗是来学医的，我们不能总让她干杂活呀！”

钱济仁在一边冷言冷语：“方医生，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看田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

春苗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一时说不出话来。

水昌伯手扶着走廊栏杆，大声地：“春苗，你告诉他，我们送你来，就是让你这双手来拿针头！”

钱济仁一看势头不好，叫了声：“院……院长！”就抽身溜了。

杜文杰：“好了，好了，钱医生也是负责嘛！医学是门科学，拿针头跟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说完，也转身欲走。

春苗从楼梯上跑下：“你也说这话？难道有谁天生就会拿

针头？”

莲莲、方明扶着水昌伯也从楼上下来。

卫生院办公室。

杜文杰气呼呼地走了进去，春苗追到办公室门口。

杜文杰恼火地：“田春苗，你也太不自量了，来到卫生院才几天呀？！就想动手扎针？出了事故谁负责？”

水昌伯气愤地冲进办公室，大声地：“谁对贫下中农负责，我们贫下中农最清楚。春苗，来！扎！”说着，在杜文杰的藤椅上坐下。

春苗激动地走向水昌伯。

杜文杰暴跳如雷：“哎！干什么？这是卫生院，你要到这里学习，就要遵守这儿的制度，不许这么无法无天！”

水昌伯怒不可遏，站起，指着杜文杰：“你——！”

春苗阻止水昌伯，有力地：“水昌伯，我们回去！”

水昌伯感到意外地看着春苗。

莲莲在一边着急地：“春苗姐，你不学啦？”

春苗字字句句，落地有声：“这些日子，我已经看透了！这里，不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卫生院！你们心里，根本不想让我们赤脚人当医生！杜院长，钱济仁医生，你们不是看不起我这双手吗？我们贫下中农祖祖辈辈都是这双手，我们劳动人民千千万万，都是这双手……”

春苗自豪地伸出她那双劳动的手，铿锵有力地：“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第二章

十一

村口。大樟树下。

湖滨大队的社员们正在工间休息，春苗在一旁给阿奶扎针，她的手慢慢地捻动着银针……

竹林边的树荫下。

水昌伯一双粗壮的手，正在刨着木板，不时地比划着什么……

阿强正提着一管笔，细心地给新做好的药箱描着一个红“十”字。

小龙和几个孩子趴在桌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强描字。

水昌伯在旁边收拾锯子、刨子等工具。

“春苗阿姨！”小龙看见远远跑来的春苗，欢跃地奔过去。

春苗、阿方嫂等扛着农具走来。小龙忙拉着春苗走到桌边。

桌上放着一只新做的木药箱，朴实无华；刚描的红“十”

字，鲜艳夺目。

阿强和水昌伯交换了一下眼色。

水昌伯拿起药箱，捧到春苗面前。

春苗激动地双手捧过药箱。

歌声起：

手捧药箱心潮涌，

阶级的委托情意重；

风里浪里背上它，

要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中。

歌声中，阿强期望的眼光，凝望着春苗。

春苗激动的脸，深情地抚摸着药箱，最后，庄重地背上药箱……

十二

药箱放在春苗家的桌上。

马灯下，春苗正专心致志地将各种药物说明书整理好，然后拿起桌上的草药，放在嘴里辨别着药性。

春苗面对着一具有穴位的人体模型，在自己手上试针……

三五牌闹钟的时针已指向十二时，春苗还在削竹筒，做火罐，她感到有点倦意，伸了伸腰，继续削着……

夜已深了。窗外，月明星稀，朝阳湖一片寂静。

春苗屋里还亮着灯光。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春苗已伏在桌上睡着了。一只竹筒从她垂下的手里滚落在桌上。桌上还堆

着大小几只竹筒、一堆竹屑。

春苗娘披衣进屋，见状，心疼地：“哎呀，怎么又做起火罐来了！”她收拾起竹筒。

春苗惊醒，揉揉眼，见是娘，忙将做好的火罐收进药箱，对娘调皮地笑笑。

傍晚时分，东风四起，乌云渐渐聚集。

打井工地。药箱放在砖瓦堆上，边上竖着一块“饮水卫生”的牌子。

社员们正在休息，大碗大碗地舀着桶里的茶水喝。

莲莲跑来，老远喊着：“春苗姐！”

大军见是莲莲，忙招呼她到桶边：“你春苗姐在这里办了个扁担医院！”

莲莲：“什么扁担医院？”

大军忙递过一碗汤：“春苗姐烧的草药预防汤，喝了下井不招凉！”

莲莲：“哎呀，人家在火里，你在水里！”

社员们都笑了。

“莲莲！”井里响起春苗的声音。

莲莲回头朝井里看，春苗从井内上来：“什么事，莲莲？”

莲莲：“小龙病了，阿方嫂又去镇上运化肥……”

春苗听了忙跑到砖瓦堆边，背起药箱，和莲莲一块急忙离开井台。

十三

阿方嫂家。

小龙躺在床上。

阿婆心情矛盾地对贾月仙：“贾月仙，这回你可得看准，可别再……”

“包在我身上！”贾月仙走近阿婆跟前，轻声地，“小龙是中了邪了，等会，我给他烧几张纸，冲冲邪……现在是‘四清’以后了，你可别往外声张呀！”说完向阿婆伸出五个手指比比手势，阿婆无奈地叹了口气，掏钱。

门外有几个群众在议论：

“什么药，这么贵，要五块钱哪！”

赵才生：“一招鲜，吃遍天，别人还拿不动这个钱呢！”

春苗急奔进屋看了贾月仙一眼，贾月仙一愣。

春苗把药箱往桌上一放，赶忙跑到床边，把脸颊贴在小龙的额头、胸前，给小龙检查。

贾月仙酸酸地把春苗的药箱一推，对阿婆：“阿婆，一口不吃两家的药啊！”

春苗蹲在床前，耳贴小龙前胸后背，细听着。

阿婆不信任地试探春苗：“春苗，你能行？”

春苗接过阿婆手中的药，疑惑地看看贾月仙，打开纸包。

贾月仙有点惊慌。

药片已经被贾月仙掰成碎块，春苗拿起一小块碎片用舌头辨了下滋味，吃惊地：“小苏打，怎么能治这个病？”她愤怒地

走到贾月仙面前：“你又来骗钱害人呐！”

贾月仙被揭穿，恼羞成怒：“嘿，你懂个什么，还小苏打呢！”她想将药夺回，没夺着，撒泼地：“有本事，你来治！”说着拿了藤包转身就走。

春苗怒视着贾月仙，阿婆为难地看着。

贾月仙边走出门边嘟囔着：“跑到这儿逞能来了，打开药箱看看，红药水、紫药水，还有什么？”她一回身，撞见刚赶来的水昌伯、莲莲、大军和老阿奶，急忙慌乱地溜之大吉。

阿婆欲拦又止，着急地对春苗：“把她哄跑了，小龙的病让谁来治呀？”

水昌伯：“阿婆，别着急。”

春苗：“阿婆，小龙受寒了吧？”

阿婆：“到外婆家去，淋了场雨，受了点寒……贾月仙说是中了邪了……”

春苗：“什么中邪，小龙是肺炎！”

阿婆吃惊：“肺炎？”

春苗站起身，朝门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我去打电话，找方医生来！”

水昌伯点头：“哎！”

十四

卫生院庭院里。

方明端着脸盆快步下楼，正与一手拎着几瓶高级酒，一手拿着几包高级香烟的钱济仁撞了个满怀，把钱济仁手中的烟

碰落于地，钱济仁忙拾起，两人相视一眼，钱济仁忙掸着烟上的灰尘，匆匆往办公室走去。

方明鄙视地看着他。

办公室里。

已摆上了一个圆桌，桌上放好了一套套的细瓷餐具。一个勤工正在布置。

杜文杰在接电话：“……啊？好。你等一等。”他正抬头见窗外的钱济仁，问：“方医生呢？湖滨有急诊找他。”

钱济仁走进办公室：“人不在呀。湖滨不是有田春苗吗？”

杜文杰：“她怎么行？”

钱济仁帮着布置饭桌：“她对贫下中农有感情，让她锻炼锻炼嘛！”

杜文杰将手捂着话筒冒火地：“同意她看病啊，这个先例不能开！”说着又对话筒：“方医生不在……啊，派医生？……”

钱济仁在一旁指指桌上的烟酒，对杜文杰示意：“喂，院长，梁局长要来吃晚饭。”

杜文杰会意，又对电话：“哪有那么多医生！医生忙，还是你们送来吧……什么，有暴风雨？还没有来嘛！”说完，“咔嚓”把电话挂了。

大队办公室里。

春苗气愤地放下话筒。她拿出笔记本边写边说：“这几种药赶快找个人到卫生院去配。”

水昌：“我去一趟。”

春苗摇摇头：“水昌伯，你的腰不好！……”

莲莲在旁边：“我去！”

“好！”春苗将方子递给莲莲，莲莲向门外跑去。

“哎——”水昌伯急忙穿衣追出——

天色渐黑，闪电，雷鸣。

春苗跑进阿方嫂家。

大军迎上前，关切地：“他们又不肯出诊？”

春苗愤慨地点点头。

阿婆迎了出来，担忧地：“那就快送卫生院吧！”

这时，一阵大风吹开了窗子，春苗忙跑去关上。

“小龙，小龙！”阿方嫂边唤边跑了进来：“小龙怎么了？”

春苗忙扶着她进里间，安慰地：“阿方嫂，小龙是肺炎，莲莲已经去卫生院配药了，这病我跟方医生学着看过，别着急。”

阿方嫂走近床头坐下，俯身喊着：“小龙，小龙！”她焦急地转身：“小龙抽筋了！”

阿婆在灶前站起跑进里间。

春苗打开药箱，取出银针。

阿婆焦急地：“还是送卫生院吧！”

阿方嫂：“送卫生院？不，不，上次小妹就……”

赵才生：“总比在这儿等死强啊！”

躺在床上的小龙急促地呼吸，抽搐着。

阿婆紧张地注视着春苗。

阿方嫂紧张地注视着春苗。

春苗果断地拿起银针，给小龙扎针抢救。

大家屏息地望着春苗。

一张张关注的脸，一双双紧张、吃惊的眼睛……

十五

卫生院配药间窗口。

一只手从配药间窗口把处方单子扔出来，然后把窗关上。

水昌伯拿着扔出来的药方，边喊边敲窗：“暖暖暖！”

窗子打开，钱济仁露出脸来：“再吵也没有用，这药不能配，田春苗没有处方权，这是杜院长关照的！”

水昌伯怒不可遏，猛地一拳向木窗击去：“啊！”

配药间小木窗被打开，水昌伯气愤地：“你们霸住了药箱，卡我们贫下中农的脖子，这是哪家的条文规定的！”

阿方嫂家里。

春苗手里拿着草药标本边看边思索，不时地抬头看看窗外的风雨。

大军匆匆进屋，春苗娘迎上问：“电话打通了？”

“水昌伯没有找到，那个姓钱的说，不能配药。”大军说着走近春苗：“还说你没有处方权！”

春苗惊讶地：“处方权？！”

春苗娘意外地：“没有处方权？”

阿婆手握针盒从外间走来：“怎么啦？”

大军：“卫生院不给药！”

阿婆闻声，一怔，手中的针盒落地。

春苗娘上前扶阿婆坐下，春苗从地上拾起针盒。

床上，昏迷的小龙。

“这，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阿方嫂说着忍不住地扑在床栏上哭着。

屋内，一阵难忍的沉默。

春苗果断地转身走出，拿起挂在墙上的斗笠、马灯，向雨中走去……

贾月仙家门口。

贾月仙在窗口张望，见远处赵才生走来，忙招呼：“才生兄弟，才生兄弟啊！来……怎么样？”

赵才生：“田春苗拿不到药，看来还要你出马呢？”

贾月仙得意忘形地：“要我去，可以，让田春苗亲自来请。”

十六

风雨中，马灯亮着。

春苗手拿镢头和竹篮，在河边采草药。

镢头有力地刨着草药根。春苗嚼着草叶，辨别药性。

春苗在小山坡采草药，脚底泥滑，她奋力往上攀登。

大雨哗哗下着，马灯在山坡上闪光……

阿方嫂家。

阿婆站在床边，焦急地望一眼病危的小龙，下决心从枕边拿了电筒向外边走去。

春苗戴着斗笠，手拎马灯和竹篮，从门外匆匆跑来，在堂屋刚放下篮子，阿方嫂迎上去，春苗叫阿方嫂快去给小龙煎药，这时，阿婆从她身后跑出，春苗发现：“阿婆，你去哪儿？”

阿婆走出堂屋，边走边答：“我找贾月仙去。”

“阿婆！你不能去啊！”春苗走上一步。

阿婆回身：“卫生院送不去，你手头又没有药，我这是到了走投无路这一步了。”说完向雨中冲去。

春苗紧跟着追出去：“阿婆！”

这时，一道闪电，急风夹着骤雨迎面浇来。

阿婆回头：“春苗，我就剩下小龙这一个了。”说完转身欲走。

春苗感情地：“阿婆！”

阿婆停步，站在雨中。

春苗含着深情的泪水，走上前去：“阿婆，小龙是你的孙子，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亲骨肉！过去，我们缺医少药，眼睁睁看着小妹糟蹋在贾月仙、钱济仁他们手里！他们今天是在逼着小龙走小妹的路！”

阿婆听着痛哭起来，春苗扶她走回屋去。

阿方嫂靠在门框边，看着门外，难过地转过头去。

春苗扶着阿婆走进外间，让阿婆坐下：“阿婆，他们哪里是真心给我们治病啊，他们把我们的命攥在手心里，欺我们，压我们啊！”

传来阿强的声音：“阿婆！”

春苗、阿婆闻声回头。

阿强从门外走进来，脱下雨衣：“春苗说得对啊，我们贫下

中农志不短，骨不软，春苗是我们自己的医生，这里还有大伙帮着照应，阿婆，说什么我们也要救下小龙啊！”

春苗激动地看着阿强。

阿方嫂信赖地：“春苗，我信得过你。”

春苗紧紧握住阿方嫂的手。

阿强对春苗，鼓励地：“春苗，你大胆地治吧！”

春苗：“哎！”

卫生院办公室门口。水昌伯正在和杜文杰、钱济仁辩论。

莲莲拉着方明跑来：“爹！”

方明：“水昌伯！”

水昌伯迎上：“方医生，他们说你不在。”说着猛回头对屋内：“你们安的是什么心？”

方明招呼水昌伯：“咱们快走吧！”

钱济仁看着他们走远，对杜文杰：“你看。”

小船在朝阳湖上迎着暴风雨驶来。

急速前进的船，水昌伯、莲莲在摇橹。

方明坐在船头焦急地望着前面，朝阳湖波涛滚滚。

水昌伯奋力摇着，他浑身湿透。

雨水。浪花。

阿方嫂家。

小龙床边。

春苗抱着小龙，细心地坐在床边一勺勺给小龙喂着草药

汤。阿方嫂摸摸春苗被雨打湿的上衣，给春苗披上一件毛衣，两人四目相望，充满着深厚的阶级情意！

春苗脸颊贴在小龙额头上，小龙安详地睡着了。远处，晨鸡报晓，她轻轻把被单盖在小龙身上，然后，放下帐子，关了灯，坐在床边椅子上，守护着小龙。

窗外，天空呈现鱼肚白。朝阳湖平静下来。

水昌伯、方明和莲莲急奔进阿方嫂家门口，众人都围上来，方明冲进去。

水昌伯高兴地：“来了，来了！”

方明用听诊器在检查，一会，眼里露出喜悦的火花：“已经脱险了！”

小龙睁开眼睛，甜甜地笑着。

阿强、莲莲和水昌伯露出了笑容。

阿方嫂扑向小龙，把小龙紧紧地抱在怀里。

阿婆靠在门框上，忍不住啜泣起来，她忽然想起什么，就转身走向灶间。

方明惊异地问阿方嫂：“哎！春苗是用什么药给治的？”

“她就是用一根银针和一把草药啊！”阿方嫂说着走近小龙。

阿强、水昌伯、方明等高兴地看着小龙。

小龙看着大家甜甜地笑着喊：“妈妈！”

阿方嫂激动地紧抱着小龙，母子俩紧紧地抱着。

阿婆在灶间从锅里舀了两碗姜汤进来，递了一碗给方明：“给！”

方明接过：“哎！”

莲莲从里间跑出来：“阿婆，小龙退热了。”

阿婆欣喜地：“医生呢？”

大家不解地：“唔，医生？！”

水昌伯恍然大悟：“哦，是找咱们自己的土医生啊！”

阿婆点点头，大家猛悟过来，一片欢快的笑声。

湖边。

天空渐亮，东方已抹上几片桔红的朝霞，朝阳湖水碧波万顷。

湖边水埠头，春苗洗完一篮新鲜草药，擦了擦脚上的泥水，转身向屋子走来。

阿强、水昌伯、方明、莲莲、春苗娘、阿婆、老阿奶、大军等人走到门口，朝外看。

春苗拎着一篮洗好的新鲜草药，迎着晨曦穿过竹林走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迎面走来的春苗：黝黑的脸上露出纯朴的笑容；湿漉漉的头发上还往下滴着雨水，浸着雨和汗的土布衣服也没有全干，裤管卷到膝盖，两腿沾满泥巴，赤着的双脚上，留着道道水痕……

阿强：“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赤脚医生！”

窗外，一轮红日冉冉从湖面升起。

朝霞满天，金光灿烂。

“赤脚医生——”的名字在田野上回响！

主题歌起：

翠竹青青吻披霞光，

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顶着风雨长，
挺拔更坚强，
社员心里扎下根，
阳光抚育春苗壮。

身背红药箱，
阶级情意长。
千家万户留脚印，
药香拌着泥土香，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赤脚医生哟心向红太阳，心向红太阳！

歌声中映衬下列画面：

春苗背着药箱，挑着一大锅预防汤，后面跟着小龙，手里拎着碗篮，他们迎着社员们的招呼跑来。

清晨，春苗带着女社员们，扛着劳动工具，穿过茂密的竹林，投入新的一天的战斗。

马灯亮着，春苗顶风冒雨在巡诊；春苗组织社员们在竹林边读报。

春苗和莲莲等拿着锄头，爬上枫树遍野的山坡，他们与土根等赤脚医生相遇，他们高兴地议论谈笑着。

春苗给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打预防针。

深夜，春苗敲着门，阿奶把门打开，春苗把药递给阿奶，阿奶接过药，把衣服披在春苗身上，春苗深情地看了看阿奶，转

身消失在黑夜中……

水昌伯家门口的大树下，方明正在给大队赤脚医生上课，春苗细心地听着课记笔记。

方明合上本子，卷起挂图，对大家：“今天就讲到这儿，下次我们讲几种传染病的预防。”

听课的赤脚医生们背起药箱笑着，收拾起本子，欢快地围了过来，笑着、嚷着。

土根：“方医生，你这样讲，我们听得懂，用得上。”

赤脚医生：“要是方医生天天来给我们上课那该多好啊！”

春苗：“方医生，你常来，给我们上课，杜院长能同意？”

方明：“我是抽休息天来的！”

春苗：“我们大队卫生室明天要成立了，你能来吗？”

方明：“我一定来参加！”

赤脚医生们：“我们也来祝贺！”

十七

卫生室门口。

船上，路边，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阿强、春苗在敲锣打鼓声中挂上了湖滨大队卫生室的牌子。

大军抱起小龙，小龙在牌子上挂上一朵大红花。

阿方嫂、阿婆、社员们兴高采烈地涌进卫生室。

卫生室内，春苗在贴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语录的大红纸。

莲莲带着一群小朋友，拿着草坛子进来。春苗接过安放在里屋架子上。

方明也赶来祝贺卫生室的成立，他手里拿了一包东西走来：“春苗！”

春苗回头，兴奋地：“方医生！”

这时，方明将一包东西放在桌上，打开纸包，是一只钢丝背心。

水昌伯家。

水昌伯手中拿着钢丝背心细细地端详着：“叫我穿上这个，这不是把我给箍起来了，我又不是个水桶。”

莲莲拿着晒干的草药筐从外进来嗔怪地：“爹，方医生从大老远给你借来，你就先穿上试试嘛！”说着走上阁楼去。

春苗帮着莲莲搬东西上阁楼。

方明对水昌伯解释：“穿上这个，对腰还是能起保护作用的。”

水昌伯真诚地：“小方，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穿上这玩意……”

春苗站在楼梯上：“要是不让水昌伯干活，那可比他腰疼还难受啊！”

方明有所悟。

“方医生，”春苗说着下楼，“刚才土根来了，他说西山那个老石爷爷，有个治腰疼的土方子，我让他去要了。”

方明：“土方子？”

春苗征求方明意见：“你看，咱们能不能摸索一条中西医

结合的路来治水昌伯的病呢？”

水昌伯：“我说啊！你们就放心大胆给我治吧，成了，败了，摸出一点点道道来，也让我对治腰痛病做贡献！”

春苗想起什么，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给方明：“你看，这是水昌伯的病情记录。”

方明翻阅着。

春苗走到水昌伯身边，给水昌伯拔火罐。

方明看本子，吃惊地：“刮风、下雨、白天、晚上，千重活，千轻活，记得这么详细！”

水昌伯激动地：“那些个老爷医生们，见了腰腿疼病他们就头痛，可是，咱们春苗见了，心疼啊！”

方明有些激动：“水昌伯，春苗，在大学念书时，我到农村参加过‘四清’，那儿和你们这儿一样，缺医少药。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毕业后到农村去工作。我爸爸、妈妈都是工人，他们也热情地鼓励我到农村来。所以我总以为，我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已经满不错了。现在我才知道，我还没有真正了解贫下中农，你们今后可要多帮助呀！”

春苗走近方明，亲切地：“方医生，咱们一起干吧！”

方明：“好！”

水昌伯：“小方，我们欢迎你来啊！”

方明边整理钢丝背心边说：“我经常到这儿来，杜院长意见可大了！”

水昌伯：“不怕，我们正准备给县卫生局写信。”

春苗：“哦，信我写好了！”

这时，莲莲也从楼上下来，他们一起看信。

十八

卫生院办公室里。

钱济仁拿了一个大信封进来，走到办公桌前，把信交给杜文杰：“梁局长来信了。”

杜文杰忙拆信封，抽出的是春苗写给县卫生局的信。

钱济仁面带喜色：“是调令吧？……”

杜文杰怒容满面，将春苗的上告信猛甩在桌上。

钱济仁诧异地看着杜文杰。

杜文杰怒气冲冲地站起：“田春苗给县卫生局写信，把我们给告了。”

钱济仁一惊：“告了？”他忙拿起信来看着：“什么，他反对我们搞‘养身疗法’，哎，这是梁局长重点抓的呀！”

杜文杰指着信：“你再往下看！”

钱济仁读信：“建议加强卫生院党的领导。”

杜文杰：“嘿，搞到我头上来了。”

这时，方明兴冲冲进来，手里拿了一大叠报告：“杜院长，湖滨大队成立了卫生室的事情，影响开啦，许多大队让我带来了申请报告……”

杜文杰刚接过报告，电话铃响，他接电话：“喂，卫生院，什么……啊，你们要成立卫生室，喂，我告诉你们，湖滨成立卫生室的事，根本没有经过批准，胡闹！”说完，放下电话。

方明不解地：“公社党委不是支持的吗？”

杜文杰：“那是部分人！县卫生局根本不批准！”

方明不满地：“什么？”

钱济仁在后面冷笑一下，走出办公室。方明对钱济仁扫了一眼，转对杜文杰：“这事情有什么不好嘛，要是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医生，都成立了卫生室……”

杜文杰：“都成立了卫生室，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

方明：“卫生院怎么能不要呢，还会有更新的工作，我们可以分批下去，巡回医疗，帮助指导，送医送药上门……”

杜文杰站起，打断他：“卫生院不是货郎担！”

方明惊愕，思索。

杜文杰感到自己态度有点过分，忙改变语调：“方医生，你和田春苗不一样，你是用金子堆出来的，是医科大学毕业生，跟着那些人搞什么草草棒棒，那有什么出息？你应该向钱医生学习，搞一些尖端项目嘛！”

方明：“杜院长，我坦率地说，他那个‘养身疗法’，根本不切合农村实际，卫生院应该关心农村常见病，我想让水昌伯住到卫生院来，和赤脚医生一起摸索出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杜文杰忙阻止：“好了，好了，方医生，我希望你能听听我的话，也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他把一叠申请报告往抽屉里一塞：“这些东西，不符合上面的精神，我会处理的！”

十九

大队卫生室前的小河边。

春苗正在河边采草药，蓬蓬奔来：“春苗姐，杜院长来了，

在卫生室等你呢！”

春苗疑惑地：“哦！”

卫生室。

杜文杰站在门口，他衣领敞开，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汗水，两眼不停地打量着，这个环境对他来说十分陌生……

田春苗手提一篮新鲜草药走来，见到杜文杰，招呼一声：“杜院长！”

杜文杰闻声回头，见是春苗，皮笑肉不笑地应了一声：“嗯，你回来了！”

春苗请杜文杰进屋，将草药放到桌上，让杜文杰坐下，倒杯开水放在杜文杰面前。

“杜院长，坐吧！你可是我们这儿的稀客啊！”春苗在试探着杜文杰的来意。

杜文杰尴尬地笑了笑：“我来找阿强，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是呀！过去对你关心不够，也有些误会，作为领导嘛，应该检讨！”杜文杰见春苗不理睬他，自觉无趣，又转话题：“你这个预备党员快转正了吧？”

春苗：“还有一个星期。”

杜文杰：“啊，进步满快，党员嘛，要有党的组织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上级领导要尊重！”

春苗：“应该尊重什么样的领导，我们贫下中农心里明白。杜院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杜文杰：“那好，你从卫生院一回来，就给人看病吃药，现在又办起这个卫生室，这不是和卫生院唱对台戏吗？”

春苗：“这对台戏是叫人给逼出来的！”

卫生室外，已经围了一些人。场上有三、四个小孩在玩。

一女社员走向赵才生：“才生，出了什么事了？”

赵才生：“杜院长来了。”

女社员：“他来干什么？”

赵才生：“听贾月仙说，春苗这么干，不合上头那条文！”

室内。

杜文杰：“春苗同志，你就用这样的草草棒棒治病？”

田春苗有力地切着草药：“是的。你们不但不给治，还要捆住别人的手脚。”

这时，有几个小孩好奇地推门进来，停在门口看着屋内。

杜文杰忙将小孩赶走，关上门，转过身来：“这是对你，也对大家负责，你要知道，医生手里捏着人命呢。”说到这里，他指指屋内一些坛坛罐罐的草药：“你瞧瞧，自古以来，哪有象你这样搞法的？！”

春苗：“田，是人种出来的；路，是人开出来的。我们这个搞法，贫下中农喜欢！”

水昌伯家。

水昌伯半倚靠在床上。

水昌伯：“不让春苗看病，这到底是为什么？走！”水昌伯猛站起，不当心闪了腰。

莲莲：“爹……”水昌伯一阵剧疼，又撑不住地倒在莲莲身上。

卫生室外。

已围满了人。阿方嫂、大军等人赶来，挤进人群。

阿方嫂：“怎么了？”

社员：“啐，你听。”

室内。

杜文杰：“医学是门特殊的科学，你真有志于医学事业，可以包在我的身上，将来做个象样的医生。”

田春苗：“我赤脚赤惯了，你那象样的医生，我田春苗不配！”

杜文杰又来一手，乞求地：“田春苗同志，你一个人在湖滨带了头，全公社几十个大队都学着干，那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还要我这个院长干什么？”

春苗：“你们根本不为我们贫下中农服务！”

杜文杰：“不能这么说吧！我们卫生院不是设在农村吗？每天上卫生院看病的不都是贫下中农吗？”

春苗：“你听听群众是怎么说你们的！”

杜文杰：“怎么？”

春苗：“医院虽小架子大，身在农村不向下……”

窗外一女社员：“你们简直象老爷！”

群众一片议论、讥笑声。

杜文杰勃然大怒：“田春苗，你真是太狂妄了，我告诉你，从今天起，这卫生室必须下马，这药箱，你也不准背！”

阿方嫂在窗口处接话：“杜院长，你……”

杜文杰急忙打断：“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上头也是

这个精神！”

众：“这是为什么？”

田春苗：“想让我们走回头路，谁也办不到！”

窗外的社员，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纷纷推门而入。

阿方嫂冲在前头：“你们这样决定，问过我们贫下中农没有？”

大军：“为什么贾月仙可以挂旗子，春苗不能背药箱？”

群众七嘴八舌的指责杜文杰。

杜文杰：“你们有意见以后再提，现在我是以一个公社党委委员的身份在跟田春苗个别谈话！”

春苗：“我要问你，你这个党委委员，到底在给什么人说话？”

杜文杰：“你这样顶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田春苗，我现在正式宣布上级的决定。”

杜文杰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通告。

杜文杰念通告：“根据省卫生工作条例规定，湖滨大队擅自办起的卫生室，属非法行医，应予取缔，特此通告。”

杜文杰把通告放到桌上，神气活现地指着通告上署着的“县卫生局局长梁广文”说：“大家看看！”

“春苗，春苗……”一中年女社员梅花娘气喘吁吁地奔进门。

梅花娘：“春苗，我家小梅花病得厉害，你快去看看吧！”

春苗忙背药箱，杜文杰用手按住药箱。

杜文杰：“卫生室已经取缔，田春苗不能给人看病……”

梅花娘：“那我家小梅花的病……”

春苗怒视杜文杰。

众气愤。贾月仙在窗外，手里拨动着草，得意洋洋。梅花娘不知如何是好。

春苗凛然不惧，一只手有力地拨开杜文杰的手，打开药箱，拿出银针，走至放草药处，拿了几样草药、药瓶。

春苗对杜文杰：“你可以搬出上头的条文来压我们，可你压不垮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心！”说完，昂首要走。

杜文杰老羞成怒，气势汹汹：“田春苗！如果再擅自行医，还要不要做党员？”

春苗气愤地看着杜文杰，她昂首挺立，巍然不动。

二十

春苗眼里闪着愤怒的火焰。暮色中，她在家门口有力地磨着那把采草药的小镰头。

春苗娘从里间出来。春苗望了娘一眼，欲言又止，用力地磨着。

春苗娘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她从桌上拿过小马灯，默默地往灯里加油。

春苗试了试镰头的锋刃，拎起小竹篮。

春苗娘把小马灯递给春苗。

春苗接过小马灯，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母女俩就是这么对看了一会，谁都没说话，但谁都懂得对方的心思。

春苗提着马灯走出门。

春苗娘目送着女儿的背影……

贾月仙家门口。

小黄旗又随风抖动起来，贾月仙送梅花娘出门，耳语：“往后尽管来找我啊！”

梅花娘：“唔！”

贾月仙走到房里，贪婪地数钱。钱济仁正在往塑料袋里装一条一条的活鲫鱼，他得意地摇晃着头：“眼珠子别光盯在钱上，舍出点药去，我们现在是顺风顺水，缺的就是人心啊！”

贾月仙点头。

春苗拎着草药篮子和小马灯走来，遇见梅花娘，忙迎上去：“嫂子，小梅花的病……”

“春苗，不难为你呀！”梅花娘一低头，匆匆走远。

春苗追上几步，又止，她一回头，看到贾月仙门上的小黄旗，听到屋里传出笑声，春苗抑制着满腔的怒火。

忽然有人喊：“春苗阿姨！”

春苗回头，小龙望着竹篮子：“春苗阿姨，你的药箱给人家拿走啦？”

春苗看着小龙，蹲下身，拉着小龙的手，饱含泪花，抑制内心的激动：“小龙，阿姨给你讲白求恩的故事，好吗？”

小龙点头：“好！”

小马灯的光芒照亮了春苗前进的路程，她拉着小龙的手，走过葱郁的樟树林，慢慢向前走着……

小马灯在村路上渐渐地向前移动……

水昌伯家。

水昌伯靠在竹椅上，阿方嫂、阿婆、大军等人围在灯下讨论着白天发生的那一切，众人愤恨不已。

春苗搀着小龙走到水昌伯家窗口，听见屋里传出阿方嫂气愤的声音：“那个杜院长还说，春苗要再给我们贫下中农看病，连党员都要丢了！”

春苗在窗外伫立片刻，屋里的灯光从窗口射出，照亮了春苗的脸，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抑制着内心的愤怒。

春苗拉着小龙进屋，众住口沉默……

春苗走近水昌伯。

众静悄悄地看着春苗。

春苗默默地从竹篮里拿出火罐、银针……

小龙懂事地递上一盒火柴。

春苗接过火柴，划了一根，认真地替水昌伯治疗。

众人深情地望着田春苗那坚毅的脸——灯光不时地在她脸上闪动。

阿方嫂恢复了纳鞋底，只见她用力地抽拉着麻线，发出呼呼的声音……

阿婆也恢复了编草盘，只见她用力地将草茎一扭……

水昌伯，两种不同的感情——对春苗的爱和对杜文杰的恨在内心交织翻滚着。

神情紧张的方明从外面匆匆进屋，激动地喊：“春苗！杜文杰把全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都给收了……”

众哗然。

春苗听了一震，然后又不不停地扎起针来，从那双扎针的手

和充满怒火的眼睛的特写中可以看出，她的心情是多么的不平静……

“杜文杰，行的是什么王法！赤脚医生替贫下中农看病，难道这也有罪吗？”水昌伯热血上涌，义愤填膺地问道。

“有罪的是他们！”阿强出现在门口，“这笔帐总有一天要和他们清算！春苗，毛主席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一股强大的暖流注入春苗的心田，她抬头望着窗外，热泪夺眶而出……

电闪道道，划破黑暗夜空……

雷声滚滚，大地为之震动……

第三章

二十一

激越、雄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歌声响起……

往常较为平静的朝阳湖，此刻风卷浪翻……

激浪拍岸，浪花飞溅……

飞卷的浪花化作汹涌翻滚的激流，其势锐不可挡，激流中叠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红字……

村口。

湖滨大队正在召开誓师大会，春苗在激昂的发言……

春苗和赤脚医生拿了大字报经过街道、桥头……

卫生院里，春苗和方明等正在拟写大字报。

镜头急推出叠印大字报标题：

《从水昌伯腰病看修正主义的罪恶》

《彻底揭开卫生院阶级斗争盖子》

《小妹是怎样死的?》

《杜文杰重用钱济仁目的何在?》

《剥开“养身疗法”的画皮》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

二十二

办公室内。

杜文杰焦急不安，反剪双手不停地在室内踱步。

钱济仁哭丧着脸站在一旁。

屋内死一般的寂静。电话机铃猛地一声，杜文杰、钱济仁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杜文杰上前接电话。

杜文杰：“喂！谁呀？哎呀！梁局长，我们这儿情况也不妙，就是那个田春苗煽动我们卫生院方明等一批人造反，大字报、大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啊，又是揭发，又是批判，真是闹得鸡犬不宁，什么？现在各地都是这种情况！梁局长，老这样下去，怎么办呀？唉，唉，好……好！”

钱济仁站在窗口，隔着竹帘观望着院内的动态，不时回过头来窥探着杜文杰的神态。

杜文杰若有所思地放下电话。

钱济仁马上把头伸过去，轻声地：“梁局长有什么指示？”

杜文杰：“叫加强对运动的引导，要尽快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

钱济仁指了指窗外的大字报，“你看他们那股劲头，要扭转这局面，难哪！”

杜文杰没有立即回答钱济仁，他走近窗口，用手掀起竹帘的一角，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杜文杰打击赤脚医生罪责难逃！》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喜形于色：“嗯，钱医生，我想在我们院办一个赤脚医生集训班，把他们那股造反劲头引上轨道。”

“现在正在浪头上，办集训班，恐怕田春苗她们不肯来。”钱济仁心有余悸地提醒杜文杰。

“不见得！你想想，田春苗这些人为什么造反，还不是想扔掉锄头柄，脱产当医生，我这是投其所好，不怕她们不来。”杜文杰胸有成竹，“你马上着手准备。”

钱济仁：“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处境不同以前了，我看还是让方医生出头露面吧。”

杜文杰：“你怕什么呢？我杜文杰没有靠边嘛！这一回，我要亲自挂帅，你也亲自出马，这个集训班的第一课，就由你钱医生去上！”

“不，这集训班的第一课得由我们贫下中农来上！”人群中的田春苗大步冲上讲台，杜文杰一楞，站在旁边的钱济仁也大吃一惊。

众：“对！应由我们来上！”

台下，水昌伯坐在最前排。济济一堂的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人员热烈地鼓掌，有的立起，有的向前涌，小个子的还站到了凳子上……场上生气勃勃，一派革命造反景象。

“同志们，咱们先向杜院长、钱医生提几个问题，大家说好不好？”田春苗继续说道。

众呼应，杜文杰、钱济仁甚为狼狈。

“杜院长，过去你们把赤脚医生踩在脚下，想要置之死地，可现在却办起了赤脚医生集训班，你跟大伙儿说说，这么大的弯子，你们是怎么转的？”田春苗居高临下的问道。

“大家不要误会，过去，我们在赤脚医生问题上，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现在我们就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这集训班也就是我们对大家的关心呀！”杜文杰站起来答道。

田春苗：“关心，怎么个关心法？”

钱济仁从旁边拿起一只崭新的皮药箱，从里面掏出白大衣、听诊器，满面笑容：“这白衣服，每人一件，这药箱，每人一只，还有听诊器。梁局长还特别批准，在集训期间，每人再另发现金补贴。集训班结束后，成绩优秀的，可以留下来当脱产医生，还有愿意深造的，由我们保送上大学……这可是杜院长对大家的一片心意呀！”说完即将衣物放在讲台上。

众气愤。

“他倒关心起我们来了，说得多好听，依我看，这是别有用心！”春苗字字铿锵。

“别有用心？田春苗，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杜文杰跳起来。

春苗：“卫生院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刚刚点起，你不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判，”春苗边说边拿起白大衣等物，“却用这些东西来收买人心，这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方明与众纷纷指着杜文杰，要他回答。

“你们不要不识好歹！这集训班是根据县里梁局长的指示办的。我劝大家不要受某些人挑动，还是好好坐下来钻业

务，学本领。田春苗，你不愿意学，就请自便吧！”杜文杰原形渐现。

春苗：“既然把我们请来了，就不走了！”

杜文杰：“你们想要干什么？”

春苗：“可以告诉你，这个集训班得由我们自己来办，我们还要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把你们这个老爷卫生院彻底翻个个儿！”

杜文杰：“我告诉你们，我们院，是县卫生系统的一面红旗！你们造反，也不能把它反成黑旗呀！”

“是红旗，是黑旗，我老水昌这腰腿病，就是最好的见证！”水昌伯怒不可遏地冲向前去，只见他身体一晃，方医生急忙上前扶住。

方明：“同志们，过去，水昌伯被杜文杰他们推出卫生院大门，今天，我们建议，把水昌伯请进卫生院来治疗！”

众热烈鼓掌：“好！”“坚决支持方医生的建议！”

水昌伯无比激动。

方明、莲莲扶水昌伯出门。

唐大姐上前扶水昌伯向门外走出。

杜文杰忙追上方明：“方医生，院里床位少，你是知道的，病人收进来住哪儿呢？”

方明：“喏，养身疗法试验室不是很合适吗？”

众听了，欢笑地簇拥着水昌伯进养身疗法病房。

杜文杰极为尴尬，他慌忙对方明说：“方医生，这种腰腿病，农村多得很，你收下水昌，开了先例，往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卫生院就难办了！”

方明：“水昌伯为抢救小龙，淋雨后病越来越严重，我们卫生院不应当负责吗？”

钱济仁插上来：“哎呀！没有特效药，这腰腿病能治吗？”

春苗：“就是有了药，你们也不愿意给治。”春苗拿出一张记有土方的纸给大家看：“山上老石爷爷这张治腰腿痛有效的土方子，就是叫你们给卡了，是文化大革命，才让它见了天日！现在，我们就是要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治水昌伯的腰腿病。”说完和方明走进内屋。

土根、大军等人搬东西出去。

土根见杜文杰堵在门口，大声地：“呃，别挡道！”

杜文杰、钱济仁狼狈不堪。

莲莲推开窗户，杜文杰从窗外走过，春苗、方明走进病房。

水昌伯：“春苗、方医生，你们大胆的治吧，还是那句话，成了，败了，摸出个道道来，我老水昌也算作出了贡献啊！”

众情绪活跃。

杜文杰正欲上去发作，被钱济仁一把拖住。

钱济仁：“杜院长，叫他们闹去，在老水昌的腰腿病上，他们是闹不成气候的。”

杜文杰：“你还没有摸透他们的来意，看病只不过是个幌子，他们背后有政治目的。”

二十三

春苗等人摘下“养身疗法”的牌子，挂上了“腰腿病治疗小组”的牌子。

水昌伯病床，春苗给水昌伯喝一碗放了三钱药粉的汤药。

灯下，春苗和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正在给集训班的学员讲X光的片子，分析水昌伯的病情。

水昌病情有变化，春苗、方明、土根等人仔细地给水昌伯听诊、检查。

一辆摩托车疾风般地驶进卫生院。

一个通讯员打扮的人匆匆推开院长办公室的大门，将一封署有“梁斌”字样的急件交给杜文杰。

杜文杰签字后，通讯员离去。

杜文杰急忙拆信，边阅边露出喜色。

钱济仁推门而入：“杜院长！”

杜文杰：“怎么？……”

钱济仁：“田春苗那儿出事啦！”

杜文杰：“噢？”

钱济仁：“那老头吃了田春苗配的有毒草药，病情恶化了。”

杜文杰按捺不住：“这正是一个时机，可以煞一煞他们的气焰！……老钱哪！梁局长送来急电，形势要转呀！现在明确了，田春苗、方明这样于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们想要把我这个党的领导赶走，上面要我们马上组织反击！”

钱济仁：“梁局长英明、及时啊！杜院长，枪打出头鸟，只

要把田春苗、方明他们打下去，其他人不攻自破。”

杜文杰挥手要钱济仁过来：“你去组织几个人，把方明叫到一处，狠狠整他一顿！至于那个田春苗嘛，就在老水昌的病上把文章做足。”

湖滨大队。

贾月仙拿张大字报：“来，才生兄弟，我写了张大字报，你签个名吧！”

才生看看大字报：“什么？写春苗的，我才不签呢！”

贾月仙：“听说，田春苗把老水昌治坏了……”才生不满地走了。

阿方嫂家。

小龙拎着盛有草药的小篮正欲出门，阿强正好进门，喜爱地抚摸着他的头：“小龙，你到哪儿去呀！”

小龙一本正经地：“我去看春苗阿姨和水昌爷爷！”

手里拿着一卷大字报的阿方嫂对阿强：“咱湖滨都写了大字报支持春苗哪！”

阿强点点头，接过大字报。

病房里。

水昌伯汗珠直冒，他咬着牙挪动了一下腿。

春苗细心地帮他擦去额上的汗水，焦急地：“疼得厉害吗？”

水昌伯：“没什么，我能抗得住！”

方明正在给水昌伯的腿做腊疗，安慰地：“水昌伯，你先睡

吧！这病我们再研究一下。”

春苗让水昌伯睡下。

唐大姐给水昌伯输液。

春苗、方明、唐大姐走出病房，莲莲跟出。

莲莲着急地：“我爹的腰腿从住院以来，一直发麻，怎么现在忽然剧疼起来呢？”

唐大姐：“钱济仁在群众中到处宣扬，说是吃了春苗配的有毒的草药，引起病情严重恶化。”

方明忧虑地：“我看，老石爷爷的方子，暂时停用吧！”

春苗：“方医生，这疼恐怕不一定是恶化的表现。”

方明：“现在还是稳妥一些好啊！千万不能叫杜文杰他们抓住把柄呀！我再去找人商量商量。”方明说完走出。

春苗想了一下：“唐大姐，你和莲莲照看好水昌伯，我到山上老石爷爷那儿去一趟！”

二十四

半山间，几户人家。

一家小屋前，百花盛开，百药茂盛，苍健的老石爷爷正在鉴别春苗配制的药方：“孩子，这药方没配错呀！”

春苗：“老石爷爷，我和方医生在您的方子里又加了几味药，想让水昌伯的腰腿神经恢复功能，现在，他感到两腿又热又疼，你看，是不是治疗有效了？”

“孩子，你们干得比我好呀！水昌眼下这情景，是好转！是好转！”老石爷爷笑咪咪地。

春苗：“哪往后该怎么治呢？”

“有头没了，还不算好。往后，得给他加大剂量，再吃！”

春苗指着方子上的一味药：“可这味药，我们已经按照方子用足三钱啦！”

“啊？”老石爷爷吃惊地，“已经用足三钱了！”

春苗：“嗯，水昌伯的腰腿病，有二十多年了，药量轻了，怕不顶用啊！”

老石爷爷为难地：“这味药，毒性大，过了三钱，我从来没敢用过啊！”

“哦！”春苗点头。

二十五

春苗背着一篓草药，往山下走来。

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她轻嚼着一片药草，凝思地望着前方。

耳边响起唐大姐的声音：“钱济仁到处宣扬，说是吃了春苗配的有毒草药，引起病情严重恶化！”

耳边又响起方明的声音：“现在还是稳妥一些，千万不能让杜文杰他们抓住把柄呀！”

耳边又响起老石爷爷的声音：“是好转！是好转！往下，得给他加大剂量……”

老石爷爷的声音：“这味药，毒性大，过了三钱，我可从来没敢用过啊！”

春苗思索着，往山下走去，脸上浮现出坚毅的神色。她象

下了一个什么决心，加快步伐往山下跑去。

卫生院。

春苗身背药筐，急步走进卫生院大门。春苗走着、走着，觉得卫生院的气氛和往日不一样，有人看见她就避开了。她走进庭院，见一堆人围着布告栏在看着、议着什么，她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急匆匆挤进人群，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布告：

兹因方明在某些人的煽动下，连续散布反党言论，对抗领导，违反制度，造成严重事故。现决定：一、方明停职检查，二、取缔非法的腰腿病治疗小组的一切活动。

此 布

朝阳人民公社卫生院

院长 杜文杰

在布告的右下角，还显日的盖上卫生院的大印。

周围的人见了春苗，都停止了议论。

有人同情地朝她点点头……

有人在摇头叹息……

春苗内心翻腾。她的眼光转向另一边，看到：

《从水昌伯的病看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罪恶》的大字报上，被人用墨汁刷上了几个歪斜的大字：《从水昌伯的病看田春苗的反党野心！》

她急朝后院奔去。“水昌伯！水昌伯！”春苗大声呼喊，无人应声。当她冲进水昌伯的病房时，人去屋空，室内重新布置了原来“养身疗法”的一套仪器和标本。她忙退出屋，这时，

她才注意到挂在门口的“腰腿病治疗小组”的牌子，又换上了“养身疗法”的牌子。

“土根！土根！”春苗奔向土根等人的宿舍。

无人应声，春苗见到室内十分凌乱……

楼梯上，春苗急促的脚步……

焦急的春苗，奔上了楼……

走廊上的春苗，只听见方明的宿舍里传来水昌伯激动得颤抖的声音：“春苗不回来，你们别想叫我走！”春苗急向方明宿舍奔去……

“田春苗回来又能怎样？”钱济仁穷凶极恶地说。

门猛地被推开，田春苗站在门口，钱济仁大吃一惊。

静场片刻。

“春苗姐——”莲莲扑向春苗。

春苗抚着莲莲，冷眼看着钱济仁。

钱济仁：“田春苗，你回来得正好，我看你们还是趁早收拾收拾回家吧！”

春苗气愤地：“你不要神气得过了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得想想你自己的问题了！”

“我是奉杜院长的指示来调查事故的。”钱济仁说着正转身欲走。

春苗叫住钱济仁，爆发地：“杜院长？谁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决没有好下场！”

“岂有此理！”钱济仁愤愤而去。

土根等四、五个赤脚医生、革命医务人员进来，围到床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控诉杜文杰的罪行。

“春苗，杜文杰说什么集训班结束了，强行勒令赤脚医生都回大队。”

“那个钱济仁，还把我们治腰腿病小组的东西，都扔到屋外头去了。”

“春苗，”水昌伯喊着，“杜文杰不怀好意，想借我这病，把你们搞垮呀！哼！落潮总有涨潮时，你们要顶得住！这该死的腰腿病，偏偏在这个时候……唉！”水昌伯气愤、难过地捶了捶自己的腰腿，又感到一阵剧痛。

春苗走近床头：“水昌伯，他们想搞垮我们，没那么容易。水昌伯，老石爷爷讲，你的病是在好转……”

唐大姐等人兴奋、惊奇的反应：“好转啦？”

春苗忽然察觉什么：“哎，方医生呢？”

水昌伯：“杜文杰叫去谈话了！”

“啊？”春苗一惊，“我去找他。”说完就走出。

二十六

院长办公室。

钱济仁正在向杜文杰汇报。

钱济仁：“田春苗还说什么我们没有好下场！”

杜文杰：“没有好下场！我看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老钱，你做好准备，马上把老水昌送到县医院去抢救！”

“抢救？院长，你的意思是……”钱济仁不解地问道。

“只要救护车铃一响，我叫全县的人都知道田春苗、方明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惜在一个老贫农身上搞试

验。”杜文杰阴险地说着。

钱济仁走进卧室关上门，走至床边坐下：“院长，刚才我看见那老头痛得厉害，恐怕等不到我们送走，就可能要死……”

杜文杰：“死了更能说明问题！叫大家来评评理，他们这种造反算什么行为！”

“死了更能说明问题……”钱济仁阴险地自言自语，思量着这句话，只见他眼珠转了两转，干瘪的黄皮脸露出一丝诡笑，“不过，这样一来，扩大事态好是好，可我担心到时候她们会反咬一口，说我们见死不救！”

杜文杰楞了一下：“哪……你的意思是？……”

钱济仁：“人尽管往县医院送，可我们卫生院也要做表面文章进行抢救，这样不管那老头死在哪儿，我们里外都讲得响，不怕田春苗他们抓辫子……”

杜文杰：“好，你看着办吧！”

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杜、钱一惊。杜文杰忙走出卧室开门，门前办公室中站着田春苗。杜文杰一怔。

春苗：“方医生呢？”

钱济仁在卧室紧张地听着。

杜文杰冷冷地回答：“这个嘛，你就用不着多问了。”

“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了，你杜文杰想一手遮天，办不到！我问你：方医生有什么过错？你凭哪一条让他停职检查？”田春苗气愤地问道。

杜文杰：“他的问题，你还不清楚？”

田春苗：“我清楚！他为贫下中农治病，要停职？他起来批判修正主义，要检查？”

杜文杰狼狈地：“这……这是我院里的事，用不着你外边的人来过问！”

田春苗：“外边的人？！请你不要忘记，在这卫生院的大门上，还挂着我们朝阳人民公社的牌子，在你们的眼里，我们贫下中农却成了外边的人！杜院长，你说这种话，我都替你难过！”

杜文杰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春苗：“钱济仁是什么人？你难道还不知道吗？你让他赶走水昌伯，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钱济仁在卧室门边，听着外面春苗的话，脸上露出凶狠的神色。

杜文杰：“你不要再错误地估计形势了，田春苗同志，事到如今，你也该为自己的前途想想，一个人要是戴上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

春苗蔑视地看着杜文杰。

杜文杰：“我可以告诉你吧，没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我杜文杰是不会随便行动的，你掂掂分量吧！”

春苗巍然不惧，一步一步走近杜文杰：“杜院长，你也该想个问题，你们这样做，能代表党吗？”春苗说完转身走出。

杜文杰愤愤地看着春苗走出办公室。卧室门开，钱济仁探出身子。

二十七

卫生院楼下小屋。

屋里，小炉上正煎着药，炉火正旺。

一个小桌上，放着一只碗，碗里盛着五钱药粉。

炉火照红了春苗的脸，她聚精会神地在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画外音随着铅笔的划线朗读：“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春苗慢慢地合上书，凝神地思索着……

画面的一角叠印出杜文杰的各种形象的镜头：

杜文杰：“钱济仁是医疗组长，你对他要多尊重！”（化）

杜文杰：“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化）

杜文杰：“卫生室已取缔，田春苗不能给人看病！”（化）

杜文杰：“一个人要是戴上了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化）

春苗又低头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春苗娘轻轻进来，张望着。

“春苗！”娘关切地喊了一声。

“娘！”春苗转身见娘，欣喜地，“你怎么来了？”

春苗娘放下竹篮：“大伙要阿强和我来看看你们，有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说你把水昌伯给治坏了。”

春苗：“那是杜文杰、钱济仁造的谣。阿强叔呢？”

春苗娘：“他到公社弯一下，待会儿来。”

春苗亲切地望着娘点点头。

小炉上的药罐，热气腾腾，药已经沸滚。春苗忙将药汁倒入有药粉的空碗内，搅拌后正端起要喝，她的手被娘挡住了。

春苗娘：“孩子，这土方子的药你不是尝过了吗？”

春苗：“娘，水昌伯的病是好转，要让他的病好透，药量还得加大！”

春苗娘：“过了量可有生命危险呀！”

春苗：“所以我要亲口尝尝啊！”

“尝多少？”春苗娘问道。

“五钱！”春苗从容地应着。

“这么多呀？”春苗娘紧张地按住了春苗的手。

“水昌伯年纪大了，他身体能耐受多大的药量，我没有数，我想自己多尝点，娘！你放心好了。”春苗扶着娘坐下。

“孩子，打你爹死后，剩下我们娘儿俩，现在，你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娘怎能放心让你……”娘把春苗紧紧地抱在怀里。

春苗依偎在娘的身边，悲愤地：“娘，你不是常给我说，解放前，我爹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汤药也没有喝上啊……”

随着春苗的声音，出现画面：

乌云压顶，天色沉沉。

湖面上，一只小破船在风浪中挣扎着……

船头上，一个衣着破烂的小女孩——童年的春苗，两眼含着悲愤的眼光，她双手抓住一个盛了一半的小粮袋，随着母亲上镇里去给病重的父亲赎药……

船尾，春苗的母亲吃力地划着桨，从那憔悴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焦急……

春苗的画外音：“为了给我爹治病，乡亲们好不容易凑了半口袋粮食。”

母女两人走进地主开的药店……

“仁德堂”的金匾高悬。

春苗画外音：“你带着我走进了地主开的药铺。”

浑身穿着绫罗的掌柜。

毕毕剥剥的算盘珠声。

药房内一片阴森森的气氛。

母亲胆怯怯地把半袋粮食放到柜台上，小春苗两眼盯着掌柜。

掌柜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佃户欠账本查看着，顷刻，只见他伸出五指，翻了两番……

春苗画外音：“他们不但不给药，还说我爹欠他们的租米不还，生就的穷命，死了不如一根草。”

母亲和掌柜在争夺粮食……

小春苗火了，她用力地拉住口袋的一角，帮助妈妈……

掌柜见状，顺手抓起柜台上的算盘，猛地向小春苗头部砸来……

春苗娘急用手挡住，小春苗忙从掌柜手中夺回算盘，用力往地下一摔，算盘框解珠飞……

掌柜老羞成怒，发作地将小春苗推倒在地……

倒在地上的小春苗欲要挣扎着坐起来……

母亲急忙弯下身去扶起……

小春苗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鲜血从她头额流了出来……

小春苗两眼射出仇恨的怒火……

春苗娘泣不成声，“当娘抱你回到破草房的时候，你爹

他……已经……”

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春苗两眼射出仇恨的怒火：“娘！这缺医少药的苦，我们受够了。可现在，钱济仁这个狗地主的孝子贤孙，仗着杜文杰做靠山，又想爬到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娘，我替水昌伯尝药，是想长我们贫下中农的志气，把卫生院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为赤脚人争个看病治病的权利啊！”

春苗娘含泪：“孩子，娘懂了！”两手微微发抖地把药端给春苗。

“春——苗！”楼上传来了水昌伯的声音。

春苗对娘示意：“娘，你去看看水昌伯！”

“娘马上就回来。”春苗娘走了几步又转身，“孩子，等娘回来你再喝，啊？”春苗娘恋恋不舍地走出屋去。

春苗毅然地喝下这碗药。

春苗在做喝药的体会记录。

春苗药性上来，头上汗水流下。

春苗娘急急忙忙进屋：“春苗，唐大姐说，有人要给水昌伯打针！”

“哦？”春苗药性有点发作，她抹去头上的汗珠警惕地支撑着急走出小楼。

楼上，唐大姐堵在门口：“谁让你来抢救的？”

门外站着一个小护士，手里拿着注进了药水的针筒，见春苗来了，急忙解释：“是钱医生要我来给病人打抢救针。”

“钱医生？”春苗警惕地思忖了一下，“你把针交给唐大姐，由我们来处理。”

小护士正准备把针交出，躲在墙壁转弯处的钱济仁见状大惊，急忙闪身出来，把小护士挡住。

钱济仁：“哎……这个老水昌的病重，杜院长指示我们来抢救……”

春苗：“抢救？怎么你见了病人腰疼，头不痛了？”

钱济仁：“那……那是过去，现在，我们可是一片好心哪……”

“告诉你吧，水昌伯的病已经好转！你们的好心恐怕要白费了？”春苗针锋相对。

“好转？”钱济仁内心一惊，马上又转调，“唉！那好嘛，既然是好转，我们就走吧！”说着转身要溜。

“钱医生，你用的是什么特效药，能让我们见识见识吗？”春苗紧逼。

“这……”钱济仁一愣。

小护士又一次要把针药交给春苗，钱济仁一见慌了，马上上前一步，将针药抢到手里。钱济仁这作贼心虚的表演，更加引起田春苗的警惕。

春苗：“怎么，我那双拿锄头柄的手，不能拿你这针头吗？”春苗步步进逼。

“田春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钱济仁是个医生，难道用什么药还要经过你批准吗？你……你拿去吧！”钱济仁说着用力将针药摔碎在地，并不停地用脚将碎片踢散，将药水用脚涂抹，口中还不断地叫嚷，“你拿去吧，你拿去吧！”急急走出。

春苗因药性大发作，满脸汗珠望着钱济仁的背影，十分艰难地从脚底下拿出针筒的碎片，里面还有一点药水，吃力地，

“唐大姐，钱济仁今天很反常，这里面可能有鬼，你赶快把它送去化验一下。”

唐大姐拿了瓶子疾步走了。

春苗突然两腿发软，身子不由得晃了一下，倒向镜头……

方明和莲莲正好奔上楼来，莲莲一把抱住：“春苗！”“春苗姐！”

办公室内。

钱济仁气急败坏：“院长，他们拒绝我抢救！”

杜文杰：“为什么？”

钱济仁：“他们说是好转。”

“好转？”杜文杰吃惊地问。

钱济仁：“院长，得赶快把病人弄走，不能再叫他们治下去了，那老头要是爬起床来，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杜文杰点点头：“快催一下县医院，叫救护车马上开来。我到老头那儿去看看。”

二十八

楼下小屋里。

方明正在给春苗测血压、按脉。

莲莲：“怎么样？”

方明：“血压还好，就是心跳得很快！”

莲莲焦急地：“那怎么办？”

春苗：“不要紧，我心里明白着呢！……方医生，快对我说

说，他们怎么整你的？”

方明半晌不语，想把话题岔开：“你好好休息。”

“方医生！”春苗焦急地催促着。

“杜文杰找我训了很久，他说我们有政治野心，说我们这样干是反党行为，县里梁局长正把我们当作典型来抓。”方明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我去把那些老爷叫来，让他们看看，春苗姐为治我爹的病，把命都豁出去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反党行为！”莲莲气冲冲地叫喊着，欲冲出屋去，被方明止住了。

方明：“春苗，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钱济仁和我们作对，这我懂，可是杜院长他……他为什么……他可是党员，又是领导啊！”

春苗缓慢地、层层深入地表露自己的心情：“方医生，这些日子，我也在捉摸这个问题。当初，小妹死的时候，我只觉得是钱济仁这样的医生不好。可是后来呢？把我们赤脚医生从卫生院挤走的，除了钱济仁，还有杜文杰。在砍卫生室的时候，杜文杰又得到梁局长的支持。我想了很久：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吗？他们不是领导吗？可他们为什么总是听不进毛主席的话呢？他们的心目中为什么总没有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呢？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开始懂得了：杜文杰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钱济仁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从上到下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啊！”

方医生：“我气不过的是，文化大革命了，他们居然还能这样对待我们。”

春苗：“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

方明：“有权？！”

春苗：“对。过去梁局长、杜文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重用钱济仁这一伙人，打击我们赤脚医生和革命的医务人员；现在，他们又利用手中的权力，镇压群众运动，保那条修正主义的路线。”

方明在思考着春苗的话。

春苗：“方医生！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杜文杰就是这样的一个走资派。现在，不把他们手里的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就难搞彻底，针头永远也拿不到我们贫下中农的手里呀！”

方明：“春苗，你说得对。可是，要夺杜文杰手中的权，可得要准备他跟我们拚命啊！”

春苗：“是啊，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还可能在水吕伯的病上搞新的阴谋，不过他们越这样做，越能充分暴露自己。穿了头的疖子好得快啊！”

方明的脸色开朗起来了。

这时，药汁沸滚漫出，方明急取下药罐，倒药，方明倒完药，回头见春苗脸色红润，面露兴奋，手拿记录，正在体会自己的感觉。

方明关切地：“你感觉怎么样？”

春苗笑容渐显，脸色越来越开朗，兴奋地：“药性退了，这药，加大剂量可以用啊！”说着，立起欲端药，被眼明手快的莲莲抢过。

“春苗姐，你歇着，这碗药，我给爹送去。”说完，笑呵呵地

端着药碗往楼上去。

顷刻，楼梯上突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放手，你为什么要夺我的药碗？”莲莲的声音传来……

春苗、方明意外地怔了一下，急走向楼梯。

杜文杰蛮横嘶哑的声音传来：“田春苗不是医生，她没有权给人看病吃药！”

“乒”地一声，药碗打落在地。碗的碎片从楼梯上滚下，药汁泼洒满地……

春苗、方明对杜文杰怒目而视，一步一步逼上前去。

“春苗！”背后传来唐大姐的声音。

春苗回头：“唐大姐！”

唐大姐愤恨地看了一眼杜文杰，没有理会他，转对春苗、方明说：“化验结果出来了！”

春苗、方明看化验单，化验单上写着“剧毒品”。

唐大姐：“你们大队的人把贾月仙也带来了，阿强正在找贾月仙谈话。”

二十九

救护车铃声由远而近，卫生院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卫生院后门的小河畔，驶来几条小船，阿方嫂等湖滨大队的贫下中农纷纷停船上岸。土根等其他大队的贫下中农也从四处赶来，争先恐后地涌进卫生院。

钱济仁匆匆跑来：“杜院长，救护车到了！”

杜文杰：“好，马上把病人送走。”

卫生院庭院里。

钱济仁等人欲冲上楼去，被田春苗、方明拦住：“你们要干什么？”

钱济仁：“老水昌病重，送到县医院去抢救！”

春苗：“这是谁的决定？”

“我！”杜文杰走下来，“病人在我们院里，我是院长，有权决定！”说着又指使钱济仁等上楼。

“站住！”春苗厉声截住，“杜文杰，你们耍的花招够多了，把你的那一套收起来吧！你的决定得要问问群众的意见！”

群众高呼：“我们不同意！”

“你——”杜文杰火冒三丈，转身对聚集来的群众说，“大家都听见了吧，田春苗治坏了老贫农，还拒绝我们的抢救……”

楼上。

水昌伯躺在床上，从庭院里传来杜文杰的声音：“大家评评，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去！”水昌伯气愤已极，翻身欲起，被莲莲按住。

庭院里。

钱济仁：“田春苗，你口口声声说要治好水昌的病，可杜院长要把病人送到县医院去抢救，你倒反对，你不怕背上蓄意谋害的罪名吗？”

田春苗：“蓄意谋害水昌伯的人是有的，尽管他自作聪明，

但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

钱济仁作贼心虚，神志紧张：“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心虚了！”春苗紧逼。

“我……我抗议！你这是……”钱济仁疯狂地叫喊。

“钱济仁，放老实些，当着大家的面，快把罪行交代出来！”
田春苗进一步逼上去。

“你血口喷人！”钱济仁反扑。

杜文杰：“田春苗，你诬赖钱医生，你有什么证据？”

方明跃下台阶，推开杜文杰，一把抓住钱济仁：“你……你这条披着人皮的狼！”用力将他一推，举起化验单与盛碎玻璃片的瓶子转向群众：“同志们，这就是证据！经过化验，证明钱济仁在抢救水昌伯的针药里放了毒，蓄意谋害水昌伯的就是他！”

站在人群中的小护士大吃一惊。

钱济仁最后挣扎：“院长，他们这是陷害好人！”

“你才想陷害好人！想不到你这么狠毒……”小护士愤怒地挤上前，举起一个针盘，“这里还有一针，他要我在救护车里再给水昌伯打……”

钱济仁狗急跳墙，急忙窜上来，想要把小护士手上针药抢过去，被春苗、方明等人截住了。

群众激愤地拥向钱济仁，钱济仁恐惧地后退，一眼瞥见人群中李阿强和大军带了贾月仙走进饭厅，他更加惊慌。

庭院里一片愤怒的声讨：

“你这是比毒蛇还狠毒啊！”

“真是白糖嘴巴砒霜心！”

“杜文杰，你交代，为什么要包庇钱济仁！”

杜文杰感到又懊恼又被动，对钱济仁：“你怎么能……”

钱济仁挣扎地对杜文杰：“院长，院长，我这是为了保你呀！”

杜文杰：“保我？”

阿强从饭厅里走出，对杜文杰：“是的，保你，只有保住你这个代理人，才有钱济仁他们的天下！”他拿起一本日记本，“你听听他在这本反动日记里是怎么写的：抓住杜文杰，霸牢卫生院，踩住赤脚人，有朝一日重做人上人！”

群众激愤异常：“这是想变天啊！”

众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钱济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钱济仁龟缩着往后退，看见大军等民兵一左一右堵住退路，脸色惨白地低下头。

杜文杰：“过去，我没有看透钱济仁，他干坏事，我可不知道呀！”

杜文杰的狡辩引起群众的公愤。

春苗：“你不知道？！过去，你杜文杰把医疗卫生大权交给钱济仁，让他那双黑手拿着针头来残害劳动人民。可是，你对我们贫下中农，却口口声声诬蔑说：拿锄头的手（春苗的手举到杜文杰面前），不能拿针头。在你心目中爱谁、恨谁不是很清楚吗？你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够远了！”

杜文杰情虚理亏：“我杜文杰也是苦出身，从小当学徒，解放后入了党，这些年来我辛辛苦苦的干，总不见得都是干修正

主义吧？”

方明驳斥：“我问你，你辛辛苦苦干些啥？为了迎合少数老爷的欢心，把国家给卫生院的经费、药品、器械大量拿去搞什么‘养身疗法’，而对贫下中农的死活你却根本不管，这不是干修正主义是什么？……”

唐大姐举着手冲上讲台：“我来揭发，杜文杰你还拿贫下中农的防病经费买了人参，去孝敬那个梁局长，你这是千方百计想往上爬！”

一个药剂师站在人群中揭发：“同志们，我是药房间的，赤脚医生开的药方，他们在上面打××，说什么非法行医没有处方权，而那个巫医贾月仙，杜文杰却吹捧她有什么一技之长，要给予关心，让她从卫生院后门拿走了大量的药品，去骗钱害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人群中的阿方嫂抱着小龙挤向前：“可贫下中农的孩子病重了，你们却一粒药也不给。你们这些老爷的心好狠哪！”

春苗：“你左一声右一声地说，谁反对你杜文杰，就是反党行为，可你的骨子里，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都没有！你还说什么苦出身，可是，路线错了人会变，你身为人民公社卫生院的院长，却根本忘记了劳动人民。你对贫下中农自己的赤脚医生，又卡又压；贫下中农办起的卫生室，你又封又砸。甚至连到了嘴边的药，你也把它打翻在地，不让喝啊！同志们，这是什么，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

“春苗说得对！”突然响起了水昌伯洪亮的声音。

众惊讶、兴奋地回头望着。

杜文杰抬头一望，见是水昌伯顶天立地站着，惊慌失

措。

水昌伯由莲莲扶着，支撑着站在二楼走廊上，他激昂地，“杜文杰，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你们不让我们贫下中农直起腰，这办不到！”

杜文杰惭愧地低头，哑口无言。

水昌伯步履艰难地向人群走来。

众人惊喜交加，自动地闪开一条道，大家都屏着气，关切地看着，场上鸦雀无声……

春苗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穿过人群，走到春苗面前：“水昌伯的药，煎好了！”

整个庭院没有一点声响，春苗接过娘手中的药碗，小心地朝水昌伯的方向走去，人群顿时闪开了一条路，春苗慢慢走上楼梯，将药送到水昌伯面前，深情地：“水昌伯，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这碗药夺回来了！喝吧，喝下去，你的病会好透的！”

水昌伯在方明和莲莲的扶持下，一步步地走下楼梯，他双手端过药碗，激动万分……

众人高兴、激动的脸。

水昌伯颤抖的双手捧起药碗，泪珠大滴大滴地滚落在碗里，他大口喝着，一股暖流涌入心田。他激动不已，深沉有力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春苗和庭院里的人群高呼着震撼人心的口号：“毛主席万岁！”响彻天空。

三十

一九六七年。

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大地迎来了新春。

湖滨大队田野里，插秧机欢快地行进着，抽水机哗哗响着，拖拉机翻耕着土地。

水昌伯起劲地摆弄马达，他轻快地弯腰又站起，可以看出他的腰病已经完全痊愈了。

在秧田里，春苗和阿方嫂等在一起劳动。

“春苗阿姨——”远处又传来小龙的喊声。

“哎——”春苗抬头望去。

田埂上，小龙飞快地奔来，奔到春苗身边，和春苗说了些什么，把小手向远处一指。

春苗从水田里拔起沾满泥土的双脚，取下挂在铲子上的药箱，搀着小龙就走。

春苗迎着朝阳走来，还是那纯朴的面容，还是那双赤脚，但经过风霜雨雪的锻炼，她成长了，成熟了，她充满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战斗！

封面设计：周有为